

晉書 卷二十八

T 2455/17

8

106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EP 20 1932

ChL 2455.17



CM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Lab D50 2'	95/0/2	81/0/0	66/0/0	51/0/1	35/0/0	20/0/0	29/19/54	55/39/33	42/57/29	82/4/79	51/50/13	50/28/29					
	38/14/16	66/16/18	50/5/22	43/14/21	55/9/25	71/32/0	62/34/60	40/9/43	52/48/17	31/21/21	72/23/57	73/19/68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晉書百十四

載記第十四

苻堅

太元七年堅饗群臣於前殿樂奏賦詩秦州別駕天水姜平子詩
 有丁字直而不曲堅問其故平子曰臣丁至剛不可以屈且曲下
 者不正之物未足獻也堅笑曰名不虛行因擢為上第堅兄法子
 東海公陽與王猛子散騎侍郎皮謀反事洩堅問及狀陽曰禮云
 父母之仇不同天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齊襄復九世之仇而況
 臣也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勳而臣不免貧餒所以圖富也堅
 流涕謂陽曰哀公之薨事不在朕卿寧不知之讓皮曰丞相臨終
 託卿以十具牛為田不聞為卿求位知子莫若父何斯言之徵也
 皆赦不誅徙陽於高昌皮於朔方之北苻融以位忝宗正不能肅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善山毛鳳崗
氏書同南甫

禮

遏奸萌上疏請待罪私藩堅不許將以融為司徒融固辭堅銳意
荆揚將謀入寇乃改授融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新平郡獻
玉器初堅即偽位新平王彫陳說圖讖堅大悅以彫為太史令嘗
言於堅曰謹按讖云古月之末亂中州洪水大起健西流惟有雄
子定八州此即三祖陛下之聖諱也又曰當有艸付臣又土滅東
燕破白虜氏在中華在表按圖讖之文陛下當滅燕平六州願徙
汧隴諸氏於京師三秦大戶置之於邊地以應圖讖之言堅訪之
王猛猛以彫為左道惑眾勸堅誅之彫臨刑上疏曰臣以趙建武
四年從京兆劉湛學明于畫記謂臣曰新平地古顓頊之墟里名
曰雞閣記云此里應出帝王寶器其名曰延壽寶鼎顓頊有云河
上先生為吾隱之於咸陽西北吾之孫有艸付臣又土應之湛又
云吾嘗齋於室中夜有流星大如半月落於此地斯蓋是乎願陛

下誌之平七州之後出於壬午之年至是而新平人得之以獻器
銘篆書文題之法一為天王一為王后三為三公四為諸侯五為
伯子男六為卿大夫七為元曰此已下考載文記列帝王名臣
自天子王一作后內外次序上應天文象紫宮布列依玉牒版辭不
違帝王之數從上元人皇起至中元窮於下元天地一變盡三元
而止堅以彫言有徵追贈光祿大夫幽州蝗廣袤千里堅遣其散
騎常侍劉蘭持節為使者發青冀幽并百姓討之以苻朗為使持
節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以諫議大夫裴
元略為陵江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密授規模令與
王撫備舟師於蜀將以入寇卑師前部王彌寘鄯善王休密馱朝
於堅堅賜以朝服引見西堂寘等觀其宮宇壯麗儀衛嚴肅甚懼
因請年年貢獻堅以西域路途不許令三年一貢九年一朝以為

永制寘等請曰大宛諸國雖通貢獻然誠節未純請乞依漢置都護故事若王師出關請為鄉導堅於是以前驍騎呂光為持節都督西討諸軍事與陵江將軍姜飛輕騎將軍彭晃等配兵七萬以討定西域苻融以虛耗中國投兵萬里之外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可耕固諫以為不可堅曰二漢力不能制匈奴猶出師西域今匈奴既平易若摧朽雖勞師遠役可傳檄而定化被昆山垂芳千載不亦美哉朝臣又屢諫皆不納晉將軍朱綽焚踐沔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還堅引群臣議曰晉統承大業垂二十載芟夷連穢四方畧定惟東南一隅未平計兵杖簡卒可有九十七萬吾將躬先啓云薄伐南裔於諸川意何如祕書監朱彤曰陛下應人順時恭行天罰嘯咤則五嶽俱覆呼吸則江海絕流若一舉百萬

必有征無戰晉王自當銜璧輿櫬啓顙軍門若迷而弗悟必逃死江海猛將追之即可賜命南巢中州之人還之桑梓然後迴駕岱宗告成封禪起白雲於中壇受萬歲於中嶽爾則終古一時書契未有堅大悅曰吾之志也左僕射權翼進曰臣以為晉未可伐夫以紂之無道天下離心八百諸侯不謀而至武王猶曰彼有人焉迴師止旆三仁誅放然後奮戈牧野今晉道雖微未聞喪德君臣和睦上下同心謝安桓冲江左偉才可謂晉有人焉臣謂師克在和今晉和矣未可圖也堅默然久之曰諸君各言其志太子左衛率石越對曰吳人恃險偏隅不賓王命陛下親御六師問罪衡越誠合人神四海之望但今歲鎮星守斗牛福德在吳懸象無差不可犯也且晉中宗藩王耳夷夏之情咸共推之遺愛猶在於人昌明其孫也國有長江之險朝無昏貳之釁臣愚以為利用修德未

宜動師孔子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來之願保境養兵伺其虛隙
堅曰吾聞武王伐紂逆歲犯星天道幽遠未可知也昔夫差威陵
上國而爲勾踐所滅仲謀澤洽全吳孫皓因三代之業龍驤一呼
君臣面縛雖有長江其能固乎以吾之衆旅投鞭於江足斷其流
越曰臣聞紂爲無道天下患之夫差淫虐孫皓昏暴衆叛親離所
以敗也今晉雖無德未有斯罪深願厲兵積粟以待天時群臣各
有異同庭議者久之堅曰所謂築室於道沮計萬端吾當內斷於
心矣群臣出後獨留苻融議之堅曰自古大事定策者一兩人而
已群議紛紜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融曰歲鎮在斗牛吳越之
福不可以伐一也晉主休明朝臣用命不可以伐一也我數戰兵
疲將倦有憚敵之意不可以伐三也諸君不可者策之上也願陛
下納之堅作色曰汝復如此天下之事吾當誰與言之今有衆百

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稱令主亦不爲闇劣以累捷之威擊坐亡之
寇何不克之有乎吾終不以賊遺子孫爲宗廟社稷之憂也融泣
曰吳之不可伐昭然虛勞大舉必無功而反臣之所憂非此而已
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諸畿甸舊人族類斥徙遐方今傾國而去
如有風塵之變者其如宗廟何監國以弱卒數萬留守京師鮮卑
羌羯攢聚如林此皆國之賊也我之仇也臣恐非但徒返而已亦
未必萬全臣智識愚淺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奇士陛下每擬之
孔明其臨終之言不可忘也堅不納游於東苑命沙門道安同輦
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清道而行進止有度三代末
主或虧大倫適一時之情書惡來世故班姬辭輦壘美無窮道安
毀形賤士不宜參穢神輿堅作色曰安公道冥至境德爲時尊朕
舉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與輦之榮此乃朕之顯也命翼扶

安升輦顧謂安曰朕將與公南游吳越整六師而巡狩謁虞陵於
疑嶺瞻禹穴於會稽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安曰陛下應天御
世居中土而制四維逍遙順時以適聖躬動則鳴鑾清道止則神
栖無爲端拱而化與堯舜比隆何爲勞身於馳騎口倦於經略櫛
風沐雨蒙塵野次乎且東南區區地下氣癘虞舜游而不返大禹
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神駕下困蒼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苟文德足以懷遠可不煩寸兵而坐賓百越堅曰非爲地不廣人
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濟蒼生天生烝庶樹之君者所以除煩
去亂安得憚勞朕旣大運所鍾將簡天心以行天罰高辛有熊泉
之役唐堯有丹水之師此皆著之前典昭之後王誠如公言帝王
無省方之文乎且朕此行也以義舉耳使流度衣冠之胄還其墟
墳復其桑梓止爲靖難銓才不欲窮兵極武安曰若鸞駕必欲親

動猶不願遠涉江淮可暫幸洛陽明授勝略馳紙檄於丹陽開其
改迷之路如其不庭伐之可也堅不納先是群臣以堅信重道安
謂安曰主上欲有事於東南公何不爲蒼生致一言也故安因此
而諫苻融及尚書原紹石越等上書面諫前後數十堅終不從堅
少子中山公詵有寵於堅又諫曰臣聞季良在隨楚人憚之宮奇
在虞晉不闚兵國有人焉故也及謀之不用而亡不淹歲前車之
覆軌後車之明鑒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冲
而陛下伐之是行也臣竊惑焉堅曰國有元龜可以決大謀朝有
公卿可以定進否孺子言焉將爲戮也所司奏劉蘭討蝗幽州經
秋冬不滅請徵下廷尉詔獄堅曰災降自天殆非人力所能除也
此自朕之政違所致蘭何罪焉明年呂光發長安堅送於建章宮
謂光曰西戎荒俗非禮義之邦羈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國之

威導以王化之法勿極武窮兵過深殘掠加鄯善王休密馱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西域諸軍事寧西將軍車師前部王彌寔使持節平西將軍西域都護率其國兵爲光鄉導是年益州西南夷海東諸國皆遣使貢其方物堅南游瀟上從容謂群臣曰軒轅大聖也其仁若天其智若神猶隨不順者從而征之居無常所以兵爲衛故能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率從今天下垂平惟東南未殄朕忝荷大業巨責攸歸豈敢優游卒歲不建大同之業每思栢溫之寇也江東不可不滅今有勁卒百萬文武如林鼓行而摧遺晉若商風之隕秋籥朝廷內外皆言不可吾實未解所由晉武若信朝士之言而不征吳者天下何由一軌吾計決矣不復與諸卿議也太子宏進曰吳今得歲不可伐也且晉主無罪人爲之用謝安栢冲兄弟皆一方之雋才君臣戮力阻險長江未可圖也但可厲

兵積粟以待暴主一舉而滅之今若動而無功則威名損於外資財竭於內是故聖王之行師也內斷必誠然後用之彼若憑長江以固守徙江北百姓於江南增城清野杜門不戰我已疲矣彼未引弓土下氣癘不可久留陛下將若之何堅曰往年車騎滅燕亦犯歲而捷之天道幽遠非汝所知也昔始皇之滅六國其王豈皆暴乎且吾內斷於心久矣舉必克之何爲無功吾方命蠻夷以攻其內精甲勁兵以攻其外內外如此安有不克道安曰太子之言是也願陛下納之堅弗從冠軍慕容垂言於堅曰陛下德侔軒唐功高湯武威澤被於八表遠夷重譯而歸司馬昌明因餘燼之資敢距王命是而不誅法將安措孫氏跨僭江東終併於晉其勢然也臣聞小不敵大弱不御強況大秦之應符陛下之聖武強兵百萬韓白盈朝而令其偷魂假號以賊虜遺子孫哉詩云築室于道

謀是用不潰於成陛下內斷神謀足矣不煩廣訪朝臣以亂聖慮昔晉武之平吳也言可者張杜數賢而已若採群臣之言豈能建不世之功諺云憑天俟時時已至矣其可已乎堅大悅曰與吾定天下者其惟卿耳賜帛五百匹彗星埽東井自堅之建元十七年四月長安有水影遠觀若水視地則見人至是則止堅惡之上林竹死洛陽地陷晉車騎將軍栢冲率衆十萬伐堅遂攻襄陽遣前將軍劉波冠軍栢石虔振威栢石民攻河北諸城輔國楊亮伐蜀攻拔伍城進攻涪城龍驤胡彬攻下蔡鷹揚郭銓攻武當冲別將攻萬歲城拔之堅大怒遣其子征南叡及冠軍慕容垂左衛毛當率步騎五萬救襄陽揚武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叡次新野垂次鄧城王師敗張崇於武當掠二千餘戶而歸叡遣垂及驍騎石越爲前鋒次於沔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

十炬火繫炬於樹枝光照十數里中冲懼退還上明張蚝出斜谷楊亮亦引兵退歸堅下書悉發諸州公私馬人十丁遣一兵門在灼然者爲崇文義從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武藝驍勇富室材雄者皆拜羽林郎下書期克捷之日以帝爲尚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尚書栢冲爲侍中竝立第以待之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其秦州主簿金城趙盛之爲建威將軍少年都統遣征南苻融驃騎張蚝撫軍苻方衛軍梁成平南慕容暉冠軍慕容垂率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前後千里旌鼓相望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軍順流而下幽冀之衆至於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自河入石門達於汝穎融等攻陷壽春執晉平虜將軍徐元喜安豐太守王先垂攻陷項城害晉將軍王太丘梁成與揚州刺史王顯弋陽太守王詠等

率衆五萬屯於洛澗柵淮以遏東軍成頻敗王師晉遣都督謝石
徐州刺史謝玄豫州刺史桓伊輔國謝琰等水陸七萬相繼距融
去洛澗二十五里憚成不進龍驤將軍胡彬先係碇石爲融所逼
糧盡詐揚沙以示融軍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見大
將軍融軍人獲而送之融乃馳使白堅曰賊少易俘但懼其越逸
宜速進衆軍倚禽賊帥堅大悅恐石等遁也捨大軍於項城以輕
騎八千兼道赴之令軍人曰敢言吾至壽春者拔舌故石等弗知
晉龍驤將軍劉牢之率勁卒五千夜襲梁成壘克之斬成及王顯
王詠等十將士卒死者萬五千謝石等以旣敗梁成水陸繼進堅
與苻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上
艸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也何謂少乎憚然有懼色初
朝廷聞堅入寇會稽王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中山之神奉以

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艸木狀人若有力焉堅遣其尚書朱序說石
等以衆盛欲脅而降之序詭謂石曰若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
敵也及其衆軍未集宜在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石聞堅在
壽春也懼謀不戰以疲之謝琰勸從序言遣使請戰許之時張蚝
敗謝石於肥南謝玄謝琰勒卒數萬陣以待之蚝乃退列陣逼肥
水王師不得渡遣使謂融曰若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
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
美乎融於是麾軍却陣欲因其濟水覆而取之軍遂奔退制之不可
止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王師乘勝追擊至於青岡死
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於淮北饑甚人有進壺飧豚髀
者堅食之大悅曰昔公孫豆粥何以加也命賜帛十匹絲十斤辭
曰臣聞白龍厭天池之樂而見困豫且陛下目所覩也耳所聞也

今蒙塵之難豈自天乎且妄施不爲惠妄受不爲忠陛下臣之父
母也安有子養而求報哉弗顧而退堅大慙顧謂其夫人張氏曰
朕若用朝臣之言豈見今日之事邪當何面目復臨天下乎潛然
流涕而去聞風聲鶴唳皆謂晉師之至其僕射張天錫尚書朱序
及徐元喜等皆歸順初諺言堅不出項群臣勸堅停項爲六軍聲
鎮堅不從故敗諸軍悉潰惟慕容暉一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
暉子寶勸暉殺堅暉不從乃以兵屬堅初慕容暉屯鄖城姜成等
守漳口晉隨郡太守夏侯澄攻姜成斬之暉棄其衆奔還堅收離
集散比至洛陽衆十餘萬百官威儀軍容粗備未及關而暉有貳
志說堅請巡撫燕岱并求拜慕堅許之權翼固諫以爲不可堅不
從尋懼暉爲變悔之遣驍騎石越率卒三千戢鄴驃騎張蚝率羽
林五千戍并州留兵四千配鎮軍毛當戍洛陽堅至自淮南次於

長安東之行宮哭苻融而後入告罪於其太廟故殊死已下文武
增位一級厲兵課農存卹孤老諸士卒不返者皆復其家終世贈
融大司馬諡曰哀公衛軍從事中郎丁零翟斌反於河南長樂公
苻丕遣慕容垂及苻飛龍討之垂南結丁零殺飛龍盡坑其衆豫
州牧平原公苻暉遣毛當擊翟斌爲斌所敗當死之垂子農亡奔
列人招集群盜衆至萬數千不遣石越擊之爲農所敗越死之垂
引丁零烏丸之衆二十餘萬爲飛梯地道以攻鄴城慕容暉弟燕
故濟北王泓先爲北地長史聞暉攻鄴亡命奔關東收諸馬牧鮮
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慕容暉乃潛使諸弟及宗人起兵於外堅
遣將軍強永率騎擊之爲泓所敗泓衆遂盛自稱使持節大都督
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推叔父暉爲丞相都督陝東
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堅謂權翼曰吾不從卿言鮮卑至

是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將若泓何翼曰寇不可長慕容垂正可據山東爲亂不暇近逼今暉及宗族種類盡在京師鮮卑之衆布於畿甸實社稷之元憂宜遣重將討之堅乃以廣平公苻熙爲使持節都督雍州雜戎諸軍事鎮東大將軍雍州刺史鎮蒲坂徵苻叡爲都督中外諸軍事衛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竇衝爲長史龍驤姚萇爲司馬討泓於華澤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堅命竇衝討之苻叡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叡馳兵要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出關不可遏也叡弗從戰於華澤叡敗績被殺堅大怒萇懼誅遂叛竇衝擊慕容冲於河東大破之冲率騎八千奔於泓軍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堅曰秦爲無道滅我社稷今天誘其衷使秦師傾敗將欲興復大燕吳王已定關東

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竝宗室功臣之家泓當率關中燕人翼衛皇帝還返鄴都與秦以武牢爲界分王天下永爲鄰好不復爲秦之患也鉅鹿公輕戇銳進爲亂兵所害非泓之意堅大怒召慕容暉責之曰卿父子干紀僭亂乖逆人神朕應天行罰盡兵勢而得卿卿非改迷歸善而合宗蒙宥兄弟布列上將納言雖曰破滅其實若歸奈何因王師小敗便猖悖若此坐爲長蛇於關東泓冲稱兵內侮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殆不可以國士期也暉叩頭流血泣涕陳謝堅久之曰書云父子兄弟無相及也卿之忠誠實簡朕心此自三豎之罪非卿之過復其位而待之如初命暉以書招喻坐及泓冲使息兵還長安恕其反叛之咎而暉密遣使者謂泓曰今秦數已終長安怪異特甚當不復能久立吾旣籠中之人必無還理昔不能保守宗廟

致令傾喪若斯吾罪人也不足復顧吾之存亡社稷不輕勉建大業以興復為務可以吳王為相國中山王為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為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即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改年曰燕興是時鬼夜哭三旬而止堅率步騎二萬討姚萇於北地次於趙氏塢使護軍楊璧游騎三千斷其奔路右軍徐成左軍竇衝鎮軍毛盛等屢戰敗之仍斷其運水之路馮翊游欽因淮南之敗聚眾數千保據頻陽遣軍運水及粟以饋姚萇楊璧盡獲之萇軍渴甚遣其弟鎮北尹買率勁卒二萬決堰竇衝率眾敗其軍於鶴雀深斬尹買及首級萬三千萇眾危惵人有渴死者俄而降雨於萇營營中水三尺周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於是萇軍大振堅方食去案怒曰天其無心何故降澤賊營萇又東引慕容泓為援泓謀臣高蓋宿勤崇等以泓德望後沖且持法苛峻乃殺

泓立沖為皇太弟承制行事自相署置姚萇留其弟征虜緒守楊深川大營率眾七萬來攻堅堅遣楊璧等擊之為萇所敗獲楊璧毛盛徐成及前軍齊午等數十人皆禮而遣之苻暉率洛陽陝城之眾七萬歸於長安益州刺史王廣遣將軍王蚝率蜀漢之眾來赴難堅聞慕容沖去長安二百餘里引師而歸使撫軍苻方成驪山拜苻暉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配兵五萬距沖河間公苻琳為中軍大將軍為暉後繼沖乃令婦人乘牛一多馬字為眾揭竿為旗揚土為塵督厲其眾晨攻暉營於鄭西暉出距戰沖揚塵鼓譟暉師敗績堅又以尚書姜宇為前將軍與苻琳率眾三萬擊沖於灞上為沖所敗宇死之琳中流矢沖遂據阿房城初堅之滅燕沖姊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沖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

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
王猛切諫堅乃出沖長安又謠曰鳳皇鳳皇止阿房堅以鳳皇非
梧桐不栖非竹實不食乃植桐竹數十萬株於阿房城以待之沖
小字鳳皇至是終爲堅賊入止阿房城焉晉西中郎將桓石虔進
據魯陽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陽晉冠軍謝玄次於下邳徐州
刺史趙遷棄彭城奔還玄前鋒張願追遷及於碭山轉戰而免玄
進據彭城時呂光討平西域三十六國所獲珍寶以萬萬計堅下
書以光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安西將軍西
域校尉進封順鄉侯增邑一千戶劉牢之伐兗州堅刺史張崇棄
鄆城奔於慕容垂牢之遣將軍劉襲追崇戰於河南斬其東平太
守楊光而退牢之遂據鄆城慕容沖進逼長安堅登城觀之歎曰
此虜何從出也其彊若斯大言責沖曰爾輩群奴正可牧牛羊何

爲送死沖曰奴則如矣旣厭奴苦復欲取爾見代堅遣使送錦袍
一領遺沖稱詔曰古人兵交使在其間卿遠來艸割得無勞乎今
送一袍以明本懷朕於卿恩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爲此變沖命詹
事答之亦稱皇大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
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終不使旣
往之施獨美於前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使白虜
敢至於此苻丕在鄆糧竭馬無艸削松木而食之會丁零叛慕容
垂垂引師去鄆始具西問知苻叡等喪敗長安危逼乃遣其陽平
太守邵興率騎一千將北引重合侯苻謨高邑侯苻亮阜城侯苻
定于常山固安侯苻鑒中山太守王亮於中山以爲已援垂遣張
崇要興獲之於襄國南又遣其參軍封孚西引張蚝并州刺史王
騰於晉陽蚝騰以衆寡不赴丕進退路窮乃謀於群寮司馬楊膺

唱歸順之計不猶未從會晉遣濟北太守丁匡據碣磔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將軍顏肱劉襲次於河北不遣將軍桑據距之爲王師所敗襲等進攻黎陽克之不懼乃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遠請救於謝玄不書稱假途求糧還赴國難須軍援旣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率所領保守鄴城乃羈縻一方文降而已遠與參軍姜讓密謂楊膺曰今禍難如此京師阻隔吉凶莫審密邇寇仇三軍罄絕傾危之甚朝不及夕觀公豪氣不除非救世之主旣不能竭蓋誠款速致糧援方設兩端必無成也今日之殆疾於轉機不容虛設徒成及覆宜正書爲表以結殷勤若王師之至必當致身如其不從可逼縛與之苟不義服一人力耳古人行權寧濟爲功况君侯累葉載德顯祖初著名於晉朝今復建崇勳使功業相繼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膺素輕不自以力能逼之乃改書而

遣遠等并遣濟南毛蜀毛鮮等分房爲任於晉堅遣鴻臚郝稚徵處士王嘉於到獸山旣至堅每日召嘉與道安於外殿動靖諮問之慕容暉入見東堂稽手謝曰弟冲不識義方孤背國恩臣罪應萬死陛下垂天地之容臣蒙更生之惠臣二子昨婚明當三日愚欲暫屈鑾駕幸臣私第堅許之暉出嘉曰椎蘆作蘧蔭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堅與群臣莫之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初暉之遣諸弟起兵於外也堅防守甚嚴謀應之而無因時鮮卑在城者猶有千餘人暉乃密結鮮卑之衆謀伏兵請堅因而殺之令其豪帥悉羅騰屈突鐵侯等潛告之曰官今使侯外鎮聽舊人悉隨可於某日會集某處鮮卑信之北部人突賢與其妹別妹爲左將軍竇衝小妻聞以告衝請留其兄衝馳入白堅堅大驚召騰問之騰具首服堅乃誅暉父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及婦女

皆殺之慕容垂復圍鄴城焦達既至朝廷果欲徵丕任子然後出師達固陳丕款誠無貳并宣楊膺之意乃遣劉牢之等率衆二萬水陸運漕救鄴時長安大飢人相食諸將歸而吐肉以飴妻子慕容沖僭稱尊號於阿房改年更始堅與沖戰各有勝負常爲沖軍所圍殿中上將軍鄧邁左中郎將鄧綏尚書郎鄧瓊相謂曰吾門世荷榮寵先君建殊功於國家不可不立忠效節以成先君之志且不死君難者非丈夫也於是與毛萇長樂等蒙獸皮奮矛而擊沖軍沖軍潰堅獲免嘉其忠勇竝拜五校加三品將軍賜爵關內侯沖又遣其尚書令高蓋率衆夜襲長安攻陷南門入於南城左將軍竇衝前禁將軍李辯等擊敗之斬首千八百級分其尸而食之堅尋敗沖於城西追奔至於阿城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懼爲沖所獲乃擊金以止軍是時劉牢之至枋頭征東參軍徐義官人孟

豐告苻丕楊膺姜讓等謀反不收膺讓戮之牢之以丕自相屠戮盤相不進苻暉屢爲沖所敗堅讓之曰汝吾之子也擁大衆屢爲白虜小兒所摧何用生爲暉憤恚自殺關中保壁三千餘所推平遠將軍馮翊趙敖爲統主相率結盟遣兵糧助堅左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率騎五千與沖爭麥戰於驪山爲沖所敗池死之石子奔鄴堅大怒復遣領軍楊定率左右精騎二千五百擊沖大敗之俘掠鮮卑萬餘而還堅怒悉坑之定果勇善戰沖深憚之遂穿馬陷以自固劉牢之至鄴慕容垂北如新城鄴中飢甚多奔中山幽冀人相食初關東謠曰幽州缺生當滅若不滅百姓絕缺垂之本名與丕相持經年百姓死幾絕先是姚萇攻新平新平太守苟輔將降之郡人逾西太守馮傑遣刁令馮羽等諫曰天下喪亂忠臣乃見昔田單守一城而存齊今秦之所有猶連州累鎮郡國百

城臣子之於君父盡心焉盡力焉死而後已豈宜貳哉輔大悅於是憑城固守萇爲土山地道輔亦爲之或戰山峰萇衆死者萬有餘人輔乃詐降萇將入覺之引衆而退輔馳出擊之斬獲萬計至是糧竭矢盡外救不至萇遣吏謂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仇忠臣乎卿但率見衆男女還長安吾須此城置鎮輔以爲然率男女萬五千口出城萇圍而坑之男女無遺初石季龍末清河崔悅爲新平相爲郡人所殺悅子液後仕堅爲尚書郎自表父仇不同天地請還冀州堅愍之禁銅新平人缺其城角以恥之新平酋望深以爲慙故相率距萇以立忠義時有群鳥數萬翔鳴於長安城上其聲甚悲占者以爲鬪羽不終年有甲兵入城之象冲率衆登城堅身貫甲冑督戰距之飛矢滿身血流被體時雖兵寇危逼馮翊諸堡壁猶有負糧冒難而至者多爲賊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

不善達誠是忠臣赴難之義當今難殷繁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庶明靈有照禍極災返善係誠必爲國自愛蓄糧厲甲端聽師期不可徒喪無成相隨獸口三輔八爲冲所略者咸遣使告堅請放火以爲內應堅曰哀諸卿忠之意也何復已已但時運圯喪恐無益於國空使諸卿坐自焚吾所不忍也且吾精兵若獸利器如霜而劔於烏合疲鈍之賊非天也宜善思之衆固請曰臣等不愛性命投身爲國若上天靈單誠或冀一濟沒無遺恨矣堅遣騎七百應之而冲營放火爲風焰所燒其能免者十有一二堅深痛之身爲設祭而招之有忠有靈來就此庭歸汝先父勿爲妖形歔歔流涕悲不自勝咸相謂曰至尊慈恩如此吾等有死無移冲毒暴關中人皆流道路斷絕千里無烟堅以甘松護軍仇騰爲馮翊太守加輔國將軍與破虜將軍蜀人蘭犢慰勉

馮翊諸縣之衆衆咸曰與陛下死共生誓無有貳每夜有人周城大呼曰楊定健兒應屬我宮臺觀應坐我父子同出不共汝且尋而不見人跡城中有書曰口符傳賈錄載帝出五將久長得先是又謠曰堅入五將山長得聖大信之告其太子宏曰脫如此言天或導予今留汝兼總戎政勿與賊爭利朕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訓予也於是遣衛將軍楊定擊沖於城西爲沖所禽堅彌懼付宏以後事將中山公詵張夫人率騎數百出如五將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宏尋將母妻宗室男女數千騎出奔百寮逃散慕容沖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初秦之未亂也關中土然無火而烟氣大起方數十里中月餘不滅堅每臨聽訟觀令百姓有怨者輒烟於城北觀而錄之長安爲之語曰欲得必存當舉烟又爲謠曰長鞘馬鞭擊左股太歲南行當復

虜秦人呼鮮卑爲白虜慕容垂之起於關東歲在癸未堅之分氏戶於諸鎮也趙整因侍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一旦綏急語阿誰堅笑而不納至是整言驗矣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英忠圍之堅衆奔散獨侍御十數人而已神色日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堅以歸新平幽之於別室萇求傳國璽於堅曰萇次膺符歷可以爲惠堅曠日叱之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豈以傳國璽授汝羌也圖緯符命何所依據五胡次序無汝羌名違天不祥其能久乎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又遣尹緯說堅求爲堯舜禪代之事堅責緯曰禪代者聖賢之事姚萇叛賊奈何擬之古人堅既不許萇以禪代罵而求死萇乃縊堅於新平佛寺中時年四十八中山公詵及張夫人竝自殺是歲太元十年也宏之奔也歸其南秦州

刺史楊璧於下辯璧距之乃奔武氏家張熙假道歸順朝廷處宏於江州宏歷位輔國將軍相宏位以宏為涼州刺史義熙初以謀叛被誅初堅強盛之時國有音城堅聞而惡之每征伐戒軍候云有名新者避之時又童謠云阿堅連牽三十年若後欲敗當在淮間堅在位二十七年因壽春之敗其國大亂後二年竟死於平佛寺咸應謠言矣不僭號偽追諡堅曰世祖宣昭皇帝

王猛

王猛字景略北海劇人也家於魏郡貧賤以鬻畚為業嘗貨畚於洛陽乃有一人貴買其畚而云無言家去此無遠可隨我取直猛利其貴而從之行不覺遠忽云山見一父老鬚髮皓然踞胡床而坐左右十許人有一人引猛拜之父老曰王公何緣

拜也乃十倍償畚直遣人送之猛既出顧視乃嵩高山也猛瓌姿儁偉博學好兵書謹重嚴毅氣度雄遠細事不干其慮自不參其神契略不與交通是以浮華之士咸輕而笑之猛悠然自得不以屑意少游於鄴都時人罕能識也惟徐統見而奇之召為功曹道而不應遂隱於華陰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斂翼待時候風雲而後動相溫入關猛被褐而詣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蝨而言旁若無人溫察而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率銳師十萬杖義討逆為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寇境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見公心故也所以不至溫默然無以酬之溫之將還賜猛車馬拜高官督護請與俱南猛還山諮師師曰卿與相溫豈竝世哉在此自可富貴何為遠乎猛乃止苻堅將有大志聞猛名遣呂婆樓招之一見便若平生語

及廢興大事異符同契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及堅僭位以猛爲中書侍郎時始平多枋頭西歸之人豪右縱橫劫盜充斥乃轉猛爲始平令猛下車明法峻刑澄察善惡禁勒強豪鞭殺一吏百姓上書訟之有司劾奏檻車徵下廷尉詔獄堅親問之曰爲政之體德化爲先莅任未幾而殺戮無數何其酷也猛曰臣聞宰寧國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不以臣不才任臣以劇邑謹爲明君掃除凶猾始殺一姦餘尚萬數若以臣不能窮殘盡暴肅清軌法者敢不甘心鼎鑊以謝孤負酷政之刑臣實未敢受之堅謂群臣曰王景略固是夷吾子產之儔也於是赦之遷尚書左丞咸陽內史京兆尹未幾除吏部尚書太子詹事又遷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加騎都尉居中宿衛時猛年三十六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丞相長史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黜騰

爲甘松護軍寶白衣領長史爾後上下咸服莫有敢言頃之遷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猛頻表累讓堅竟不許又轉司徒錄尚書事餘如故猛辭以無功不拜後率諸軍討慕容暉軍禁嚴明師無私犯猛之未至鄴也劫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帖然燕人安之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馬百匹車十乘猛上疏固辭不受時旣留鎮冀州堅遣猛於六州之內聽以便宜從事簡召英雋以補關東守宰授訖言臺除正居數月上疏曰臣前所以朝聞夕拜不顧艱虞者正以方難未夷軍機權速庶竭命戎行甘驅馳之役敷宣皇威展筋骨之效故僂俛從事叨據負乘可謂恭命於濟時俟太平於今日今聖德格於皇天威靈被于八表弘化已熙六合清泰竊敢披貢丹誠請避賢路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豈應孤任愚臣以速傾敗東夏之

事非臣區區所能康理願徙授親賢濟臣顛墜若以臣有鷹犬微
勤未忍捐棄者乞待罪一州效盡力命徐方始賓淮汝防重六州
處分府選便宜輒以悉停督任弗可虛曠深願時降神規堅不許
遣其侍中梁讜詣鄴喻旨猛乃視事如前俄入爲丞相中書監尚
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持節常侍將軍侯如故稍加都督中外
諸軍事猛表讓久之堅曰卿昔螭蟠布衣朕龍潛弱冠屬世事紛
紜厲士之際顛覆厥德朕奇卿於暫見凝卿爲臥龍卿亦異朕於
一言迴考槃之雅志豈不精契神交千載之會雖傳巖入夢姜公
悟兆今古一時亦不殊也自卿輔政幾將二紀內釐百揆外蕩群
凶天下向定彝倫始敘朕且欲從容於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
務非卿而誰遂不許其後數年復授司徒猛復上疏曰臣聞乾象
盈虛惟后則之位稱以才官非則曠鄭武翼周仍世載詠王叔昧

寵政替身六斯則取

一無取字

成敗之殷監爲臣之炯戒竊惟鼎宰崇

重參路太階宜妙盡時賢對揚休命魏祖以文和爲公貽笑孫后
千秋一言致相匈奴唎之臣何庸狷而應斯舉不但取蚩鄰遠實
令爲虜輕秦昔東野窮馭顏子知其將弊陛下不復料度臣之才
力私懼敗亡是及且上虧憲典臣何顏處之雖陛下私臣其如天
下何願迴日月之鑒矜臣後悔使上無過授之謗臣蒙覆燾之恩
堅竟不從猛乃受命軍國內外萬機之務事無巨細莫不歸之猛
宰政公平流放尸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
桑教以廉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咸熙百揆時敘於是
兵彊國富垂及升平猛之力也堅嘗從容謂猛曰卿夙夜匪懈憂
勤萬機若文王得太公吾將優游以卒歲猛曰不圖陛下知臣之
過臣何足以擬古人堅曰以吾觀之太公豈能過也常救其太子

宏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其見重如此廣平麻思流寄關右因母亡歸葬請還冀州猛謂思曰便可速裝是暮已符卿發遣及始出關郡縣已被符管攝其令行禁整事無留滯皆此類也性剛明清肅於善惡尤分微時一餐之惠睚眦之忿靡不報焉時論頗以此少之其年寢疾堅親祈南北郊宗廟社稷分遣侍臣禱河嶽諸祀靡不周備猛疾未瘳乃大赦其境內殊死已下猛疾甚因上疏謝恩并言時政多所弘益堅覽之流涕悲慟左右及疾篤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終為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死時年五十一堅哭之慟比斂三臨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贈侍中丞相餘如故給東園溫明祕器帛三千匹穀萬石謁者

僕射監護喪事葬禮一依漢大將軍故事諡曰武侯朝野巷哭三

日

苻融

苻融字博休堅之季弟也少而岐嶷夙成魁偉美姿度健之世封安樂王融上疏固辭健深奇之曰且成吾見箕山之操乃止苻生愛其器貌常侍左右未弱冠便有台輔之望長而令譽彌高為朝野所屬堅僭號拜侍中尋除中軍將軍融聰辯明慧下筆成章至於談玄論道雖道安無以出之耳聞則誦過目不忘時人擬之王粲嘗著浮圖賦壯麗清贍世咸珍之未有升高不賦臨喪不誄朱彤趙整等推其妙速旅力雄勇騎射擊刺百夫之敵也銓綜內外刑政修理進才理滯王景略之流也尤善斷獄奸無所容故為堅所委任後為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游學三年而返過宿妻家是

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異之問曰汝行往還頗有怪異及卜筮以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見兩日在於水下馬左白而溼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以爲不祥還之夜復夢如初問之筮者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旣至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之妻乃自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周易坎爲水馬爲離夢乘馬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坎爲執法吏吏詰其夫婦人被流血而死坎二陰一陽離二陽一陰相承易位離下坎上旣濟文王遇之囚羸里有禮而生無禮而死馬左而溼溼水也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於是推檢獲昌而詰之昌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

董豐期以新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在冀州有老母遇劫於路母揚聲唱盜行人爲母逐之旣擒劫者返誣行人爲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竝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旣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其發奸摘伏皆此類也所在盜賊止息路不拾遺堅及朝臣雅皆歎服州郡疑獄莫不折之於融融觀色察形無不盡其情狀雖鎮關東朝之大事靡不馳驛與融議之性至孝初屆冀州遣使參問其母動止或日有再三堅以爲煩月聽一使後上疏請還侍養堅遣使慰喻不許久之徵拜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太子太傅領宗正錄尚書事俄轉司徒融苦讓不受融爲將善謀略好施愛士專方征伐必有殊功堅旣有意荆揚時慕容垂姚萇等常說堅以平吳封禪之事堅

謂江東可平寢不暇且融每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窮兵極武未有不亡且國家戎族也正朔會不歸人江東雖不絕如縵然天之所相終不可滅堅曰帝王歷數豈有常哉惟德之所授耳汝所以不知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大違劉禪可非漢之遺祚然終爲中國之所并吾將任汝以天下之事奈何事事折吾沮壞大謀汝尚如此況於衆乎堅之將入寇也融又切諫曰陛下聽信鮮卑羌虜諂諛之言採納良家少年利口之說臣恐非但無成亦大事去矣垂萋皆我之仇敵思聞風塵之變冀因之以逞其凶德少年等皆富足子弟希關軍旅苟說佞諂之言以會陛下之意不足採也堅弗納及淮南之敗垂萋之叛堅悼恨彌深

苻朗

苻朗字元達堅之從兄子也性宏達神氣爽邁幼懷遠操不屑時

榮堅嘗目之曰吾家千甲二駒也徵拜鎮東將軍青州刺史封樂安男不得已起而就官及爲方伯有若素士耽翫經籍手不釋卷每談虛語玄不覺日之將夕登涉山水不知老之將至在任甚有稱績後晉遣淮陰大守高素伐青州朗遣使詣謝玄於彭城求降玄表朗許之詔加貞外散騎侍郎既至揚州風流邁於一時超然自得志凌萬物所與晤言不過一二人而已驃騎長史王忱江東之雋秀聞而詣之朗稱疾不見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爲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美貌而才劣于弟故朗云然汰悵然自失其忤物侮人皆此類也謝安常設讌請之朝士盈坐竝机褥壺席朗每事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旣唾而舍出頃復如之坐者以爲不及之遠也善識味鹹酢及肉皆別所由會稽王司馬道子爲朗設盛饌

極江左精餽食訖問曰關中之食孰若此答曰皆好惟鹽味小生耳既問宰夫皆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既進朗曰此雞栖恒半露檢之皆驗又食鵝肉知黑白之處人不信記而試之無豪釐之差時人咸以為知味後數年王國寶諧而殺之王忱將為荊州刺史待殺朗而後發臨刑志色自若為詩曰四大起何因聚散無窮已既適一生中又入一死理冥心乘和暢未覺有終始如何箕山夫奄焉處東市曠此百年期遠同稽叔子命也歸自天委化任冥紀著苻子數十篇行於世亦老莊之流也

晉書百十四 載記第十四

西漢書同書
氏書同書

晉書百十五

西漢書同書
氏書同書

載記第十五

苻丕 苻登

索泮 徐世

苻丕字永叔堅之長庶子也少而聰慧好學博綜經史堅與言將略嘉之命鄧羌教以兵法文武才幹亞于苻融為將善收士卒情出鎮于鄴東夏安之堅敗歸長安丕為慕容垂所逼自鄴奔枋頭堅之死也不復入鄴城將收兵趙魏西赴長安會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冲頻為垂將平規等所敗乃遣昌黎太守宋敞焚燒和龍薊城宮室率眾三萬進屯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去鄴率男女六萬餘口進如潞川驃騎張蚝并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據晉陽始知堅死問舉哀于晉陽三軍縞素王永畱苻冲守壺關率騎一萬會丕勸稱尊號丕從之乃以太元十年僭即皇帝位于晉陽南立

及古閣

毛氏

堅行廟大赦境內改元曰大安置百官以張蚝為侍中司空封上
黨郡公王永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
令進封清河公王騰為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司隸校尉陽平郡
公苻冲為左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西平王俱石子為衛將軍漢
陽公楊輔為尚書右僕射濟陽公王亮為護軍將軍彭城公強益
耳梁暢為侍中徐義為吏部尚書並封縣公自餘封授各有差是
時安西呂光自西域還師至于宜禾堅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距
之高昌太守楊翰言于熙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強氣銳其鋒不可
當也度其事意必有異圖且今關中擾亂京師存亡未知自河已
西迄于流沙地方萬里帶甲十萬鼎峙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出流
沙其勢難測高梧谷口水險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渴
自然投戈如其以遠不守伊吾之關亦可距也若度此二要雖有

子房之策難為計矣地有所爭真此機也熙弗從美水令健為
張統說熙曰主上傾國南討敗而還慕容垂擅兵河北泓冲寇
逼京師丁零雜虜跋扈關洛州郡姦豪所在風扇王綱弛絕人懷
利已今呂光回師將軍何以仇也熙曰誠深憂之未知計之所出
統曰光雄果勇毅明略絕人今以蕩西域之威擁歸師之銳鋒若
猛火之盛於原弗可敵也將甲世受殊恩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
在于今行唐公洛上之從弟男冠一時為將軍計者莫若奉為盟
主以攝眾望推忠義以總率羣豪則光無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
毛興連王統楊璧集四州之眾掃凶逆於諸夏寧帝室于關中此
桓文之舉也熙又不從殺洛十西海以子胤為鷹揚將軍率眾五
萬距光于酒泉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胤及光
戰于安張為光所敗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迎光光殺之建威西郡

太守索泮奮威督洪池巴南諸軍事酒泉太守宋皓等並爲光所
殺堅尚書令魏昌公苻纂自關中來奔拜太尉進封東海王以中
山太守王充爲平東將軍平州刺史阜城侯苻定爲征東將軍冀
州牧高城侯苻紹爲鎮東將軍督冀州諸軍事重合侯苻謨爲征
西將軍幽州牧高邑侯苻亮爲鎮北大將軍督幽并二州諸軍事
並進爵郡公定紹據信都謨亮先據常山慕容垂之圍鄴城也並
降于垂聞丕稱尊號遣使謝罪王充固守博陵與垂相持左將軍
竇衝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
楊璧衛將軍楊定並據隴右遣使招丕請討姚萇丕大悅以定爲
驃騎大將軍雍州牧衝爲征西大將軍梁州牧統鎮西大將軍興
車騎大將軍璧征南大將軍丕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廣安
西將軍皆進位州牧於是王承宣檄州郡曰大行皇帝棄背萬國

四海無主征東大將軍長樂公先帝元子聖武自天受命荆南威
振衡海分陝東都道被夷夏仁澤光于宇宙德聲侔于下武永與
司空蚝等謹順天人之望以季秋吉辰奉公紹承大統銜哀卽事
栖谷總戎枕戈待旦志雪大恥慕容垂爲封豕于關東泓冲繼凶
于京邑攷乘輿播越宗社淪傾羗賊姚萇我之牧士乘豐滔天親
行大逆有生之巨賊也永累葉受恩世荷將相不與驪山之戎榮
澤之狄共戴皇天同履厚土諸牧伯公侯或死沛宗臣或四七勳
舊豈忍捨破國之醜豎縱殺君之逆賊乎主上飛龍九五實協天
心靈祥休瑞史不輟書投戈効義之士三十餘萬少康光武之功
可旬朔而成今以衛將軍俱石于爲前軍師司空張蚝爲中軍都
督武將猛士風烈雷震志殄元兇義無他顧永謹奉乘輿恭行天
罰君臣終始之義在三忘軀之誠戮力同之以建晉鄭之美先是

慕容麟攻王兗于博陵至是糧竭矢盡郡功曹張猗踰城聚眾應
麟兗臨城數之曰卿秦之人也吾卿之君也起眾應賊號稱義兵
何名實相違之甚卿兄往合鄉宗親逐城主天地不容爲世
大戮身滅未幾卿復續之卿見爲吾吏親尋干戈競爲戎首爲爾
君者不亦難乎今人何取卿一切之功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
古人有云求忠臣必出孝子之門卿母在城不能固之何忠義之
可望惡不絕世卿之謂也不圖中州禮義之邦而卿門風若斯卿
去老母如脫屣吾復何論哉旣而成陷兗及固安侯苻鑒並爲麟
所殺丕復以上永爲司徒錄尚書事徐義爲尚書令加右光祿大
夫初王廣還自成都也奔其兄秦州刺史統及長安不守廣攻河
州牧毛興于枹罕興遣建節將軍臨清伯術平率其宗人千七百
夜襲廣軍大敗之王統復遣兵助廣興於是嬰城固守旣而襲王

廣敗之廣亡奔秦州爲隴西鮮卑匹蘭所執送詣姚萇興旣敗王
廣謀伐王統平上邽枹罕諸氏皆窘於兵革而疲不堪命乃殺興
推衛平爲使持節安西將軍河州刺史遣使請命刁雲殺慕容忠
乃推慕容永爲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
梁涼四州牧錄尚書事河東王稱藩于垂征東苻定鎮東苻紹征
北苻謨鎮北苻亮皆降于慕容垂丕又進王永爲左丞相苻纂爲
大司馬張蚝爲太尉王騰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徐義爲司空
苻冲爲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儀同三司俱石子爲衛大將軍尚書
左僕射領官皆如故永又徵州郡曰昔夏有窮夷之難少康起焉
王莽毒殺平帝世祖重光漢道百六之運何代無之天降喪亂羌
胡猾夏先帝晏駕賊庭京師鞠爲戎穴神州蕭條生靈塗炭天未
亡秦社稷有奉王上聖德恢弘道侔光武所在宅心天人歸屬必

當隆中興之功復配天之美姚萇殘虐慕容垂凶暴所過滅戶夷
燼毀發丘墓毒徧存亡痛纏幽顯雖黃巾之害于九州赤眉之暴
于四海方之未爲甚也今素秋將及行師令辰公侯牧守壘主鄉
豪或戮力國家乃心王室各率所統以孟冬上旬會大駕于臨晉
於是天水姜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
郎建忠高平牧官都尉王敏等咸承檄起兵各有衆數萬遣使應
不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軍鄧景擁衆五千據彭池與竇衝
爲首尾擊萇平涼太守金熙安定北部都尉鮮卑沒弈于率鄯善
王胡貳叱護羌中郎將梁苟奴等與萇左將軍姚方成鎮遠強京
戰于孫兵谷大敗之枹罕諸氏以衛平年老不可以成事業議廢
之而憚其宗彊連日不決氏有啖青者謂諸將曰大事宜定東討
姚萇不可沈吟猶豫一旦事發反爲人害諸軍但請衛公會集衆

將青爲諸軍決之衆以爲然於是大饗諸將青抽劔而前曰今天
下大亂豺狼塞路吾曹今日可謂休戚是同非賢明之主莫可濟
艱難也衛公瑒不足以成大事宜反初服以避賢路狄道長苻
登雖王室疎屬而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諸君若有不同
者便下異議乃奮劔攘袂將斬貳已者衆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
推登爲帥遣使于丕請命丕以登爲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南安王持節及州郡督因其所稱而授之又以徐義爲右丞相丕
畱王騰守晉陽楊輔成壺關率衆四萬進據平陽王統以秦州降
姚萇慕容永以丕至平陽恐不自固乃遣使求假道還東丕弗許
遣王永及苻纂攻之以俱石子爲前鋒都督與慕容永戰于襄陵
王永大敗永及石子皆死之初苻纂之奔丕也部下壯士三千餘
人不猜而忌之及永之敗懼爲纂所殺率騎數千南奔東垣晉揚

威將軍馮該自陝要擊敗之斬丕首執其太子寧長樂王壽送于京師朝廷赦而不誅歸之于苻宏徐義爲慕容永所獲械埋其足將殺之義誦觀世音經至夜中土開械脫於重禁之中若有人導之者遂奔楊佺期佺期以爲洛陽令苻纂及弟師奴率丕餘衆數萬奔據杏城苻登稱尊號僞謚丕爲哀平皇帝丕之臣佐皆沒慕容永永乃進據上黨之長子僭稱大號改元曰中興丕在位二年而敗

苻登

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父敞徙之世爲太尉司馬隴東太守建節將軍後爲苻生所殺堅卽僞位追贈右將軍涼州刺史以登兄同成嗣毛興之鎮上邦以爲長史登少而雄勇有壯氣麤險不修細行故堅弗之奇也長而折節謹厚頗覽書傳拜殿上將軍稍遷羽

林監揚武將軍長安令坐事黜爲狄道長及關中亂去縣歸毛興同成言於興請以登爲司馬常在營部登度量不羣好爲奇略同成常謂之曰汝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無數于時將爲博識者不許吾非疾汝恐或不喜人妄豫耳自是可止汝後得意自可專意時人聞同成言多以爲疾登而抑蔽之登乃屏迹不妄交遊興有事則名之戲謂之曰小司馬可坐評事登出言輒析理中興內服焉然敬憚而不能委任姚萇作亂遣其弟碩德率衆伐毛興相持久之興將死告同成曰與卿累年共擊逆羌事終不克何恨之深可以後事付卿小弟司馬殄頌德者必此人也卿可換攝司馬事登旣代衛平遂專統征伐是時歲旱衆饑道殣相望登每戰殺賊名爲熟食謂軍人曰汝等朝踐暮便飽肉何憂於飢士衆從之噉死人肉輒飽健能鬪姚萇聞之急召碩德曰汝不來必爲苻登所

食盡碩德於是下隴奔萇及不敗不尙書寇遺奉丕子渤海王懿
濟北王昶自杏城奔登登乃具不死問於是爲不發喪行服三軍
縞素登請立懿爲主衆咸曰渤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冲未
堪多難國亂而立長君春秋之義也三虜跨僭寇旅般彊豺狼梟
獍舉目而是自古厄運之極莫甚于斯大王挺劍西州鳳翔秦隴
偏師暫接姚萇奔潰一戰之功可謂光格天地宜龍驤武奮拯拔
舊京以社稷宗廟爲先不可顧曹臧吳札一介微節以失圖運之
機不建中興之業也登於是以太元十一年僭卽皇帝位大赦境
內改元曰太初立堅神主于軍中載以輜輶羽葆青蓋車建黃旗
武賁之士三百人以衛之將戰必告凡欲所爲啓主而後行繕甲
纂兵將引師而東乃告堅神主曰維曾孫皇帝臣登以太皇帝之
靈恭踐寶位昔五將之難賊羌肆害于聖躬實登之罪也今合義

旅衆餘五萬精甲勁兵足以立功年穀豐穰足以資贍卽日星言
電邁直造賊庭奮不顧命隕越爲期庶上報皇帝酷寃下雪臣子
大恥惟帝之靈降監厥誠因歔歔流涕將士莫不悲慟皆刻鉞鎧
爲死休字示以戰死爲志每歎以長稍鉤刃爲方圓大陣知有厚
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初長安之將敗也堅中壘將
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衆五千據險築堡以自固而受姚萇
官爵及萇之害堅嵩等以王禮葬堅于二堡之間至是各率衆降
登拜嵩鎮軍將軍雍州刺史空輔國將軍京兆尹登復改葬堅以
天子之禮又僭立其妻毛氏爲皇后弟懿爲皇太弟遣使拜苻纂
爲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帥領大司馬進封魯王纂弟
師奴爲撫軍大將軍并州牧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渤海王世祖
之孫先帝之子南安王何由不立而自尊乎纂長史王旅諫曰南

安已立理無中改賊虜未平不可宗室之中自爲仇敵願大王遠
蹤光武推聖公之義梟二虜之後徐更圖之纂乃受命於是二縣
虜帥一作師彭沛穀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盡應之有
衆十餘萬纂遣師奴攻上郡羌酋金大黑金洛生大黑等逆戰大
敗之斬首五千八百登以竇衝爲車騎大將軍南秦州牧楊定爲
大將軍益州牧楊璧爲司空梁州牧苻纂敗姚碩德于涇陽姚萇
自陰密距纂纂退屯敷陸竇衝攻萇汧雍二城剋之斬其將軍姚
元平張略等又與萇戰于汧東爲萇所敗登次于瓦亭萇攻彭沛
穀堡陷之沛穀奔杏城萇遷陰密一作征虜馮翊太守蘭犢率衆二
萬自頻陽入于和寧與苻纂首尾將圖長安師奴勸其兄纂稱尊
號纂不從乃殺纂自立爲秦公蘭犢絕之皆爲姚萇所敗登進據
胡空堡戎夏歸之者十有餘萬姚萇遣其將軍姚方成攻陷徐嵩

堡嵩被殺悉坑戎士登率衆下隴入朝那姚萇據武都相持累戰
互有勝負登軍中大饑收萇以供兵士立其子崇爲皇太子弁爲
南安王尙爲北海王姚萇退還安定登就食新平畱其大軍于胡
空堡率騎萬餘圍萇營四面大哭哀聲動人萇惡之乃命三軍哭
以應登登乃引退萇以登頻戰輒勝謂堅有神驗亦於軍中立堅
神主請曰往年新平之禍非萇之罪臣兄襄從陝北渡假路求西
狐死首丘欲暫見鄉里陛下與苻肴要路距擊不遂而沒襄勅臣
行殺非臣之罪苻登陛下末族尙欲復讎臣爲兄報恥於情理何
負昔陛下假臣龍驤之號謂臣曰朕以龍驤建業卿其勉之明詔
昭然言猶在耳陛下雖過世爲神豈假手于苻登而圖臣忘前征
時言邪今爲陛下立神象可歸休于此勿計臣過聽臣至誠登進
師攻萇旣而升樓謂萇曰自古及今安有殺君而反立神象請福

望有益乎大呼曰殺君賊姚萇出來吾與汝決之何爲枉害無辜
萇憚而不應萇自立堅神象戰未有利軍中每夜驚恐乃嚴鼓斬
象首以送登登將軍竇洛竇于等謀反發覺出奔于萇登進討彭
池不剋攻彌姐營及繁川諸堡皆剋之萇連戰屢敗乃遣其中軍
姚崇襲大界登引師要之大敗崇于安丘俘斬二萬五千進攻萇
將吳忠唐匡于平涼剋之以尙書符碩原爲前禁將軍滅羌校尉
戍平涼登進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萇率騎三萬夜襲大界營陷之
殺登妻毛氏及其子弁尙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
去登收合餘兵退據胡空堡遣使齎書加竇衝大司馬驃騎將軍
前鋒大都督都督隴東諸軍事楊定左丞相上大將軍都督中外
諸軍事楊壁大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遣衝率見衆爲先驅自繁
川趣長安登率衆從新平逕據新豐之千戶固使定率隴上諸軍

爲其後繼壁畱守仇池又命其并州刺史楊政冀州刺史楊楷率
所統大會長安萇遣其將軍王破虜略地秦州楊定及破虜戰于
清水之格奴坂大敗之登攻張龍世于鴛泉堡姚萇救之登引退
萇密遣其將任麓宗度詐爲內應遣使招登許開門納之登以爲
然雷惡地馳謂登曰姚萇多計略善御人必爲姦變願深宜詳思
登乃止萇聞惡地之詣登也謂諸將曰此羌多姦智今其詣登事
必無成登聞萇懸門以待之大驚謂左右曰雷征東其殆聖乎微
此公朕幾爲豎子所誤萇攻陷新羅堡萇扶風太守齊益男奔登
登將軍路柴強武等並以衆降於萇登攻萇將張業生于隴東萇
救之不剋而退登將軍魏褐飛攻姚當成于杏城爲萇所殺馮翊
郭質起兵廣鄉以應登宣檄三輔曰義感君子利動小人吾等生
逢先帝堯舜之化累世受恩非常伯納言之子卽卿校牧守之胤

而可坐視豺狼忍害君父裸尸薦棘痛結幽泉山陵無松隧之兆
靈主無清廟之頌賊臣莫大之甚自古所未聞雖茹荼之苦銜蓼
之辛何以論之姚萇窮凶肆害毒被人神於圖讖歷數萬無一分
而敢妄竊重名厚顏瞬息日月固所不照二儀實亦不育皇天雖
欲絕之亦將假手於忠節凡百君子皆夙漸神化有懷義方含恥
而存孰若蹈道而沒乎衆咸然之唯鄭縣人苟曜不從聚衆數千
應姚萇登以質爲東平將軍馮翊太守質遣部將伐曜大敗而歸
質乃東引楊楷以爲聲援又與曜戰于鄭東爲曜所敗遂歸于萇
萇以爲將軍質衆皆潰散登自雍攻萇將金温于范氏堡剋之遂
渡渭水攻萇京兆太守韋范于段氏堡不剋進據曲牢苟曜有衆
一萬據逆方堡密應登登去曲牢繁川次于馬頭原萇率騎來距
大戰敗之斬其尙書吳忠進攻新平萇率衆救之登引退復攻安

定爲萇所敗據路承堡是時萇疾病見苻堅爲崇登聞之秣馬厲
兵告堅神主曰曾孫登自受任執戈幾將一紀木嘗不上天錫祐
皇鑒垂矜所在必剋賊旅冰摧今太皇帝之靈降災疾于逆羌以
形類推之醜虜必將不振登當因其隕斃順行天誅拯復梓宮謝
罪清廟於是大赦境內百寮進位二等與萇將姚崇爭麥于清水
累爲崇所敗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萇疾小瘳率衆距登登去
營逆萇萇遣其將姚熙隆別攻登營登懼退還長夜引軍過登營
三十餘里以躡登後旦而候人告曰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
曰此爲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此忽然復來朕與
此羌同世何其厄哉遂罷師還雍以竇衝爲右丞相尋而衝叛自
稱秦王建年號登攻之于野人堡衝請救于姚長萇遣其太子興
攻胡空堡以救之登引兵還赴胡空堡衝遂與長連和至是萇死

登聞之喜曰姚興小兒吾將折杖以笞之於是大赦盡衆而東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剋之自甘泉向關中興追登不及數十里登從六陌趣廢橋興將尹緯據橋以待之登爭水不得衆渴死者十二三與緯大戰爲緯所敗其夜衆潰登單馬奔雍初登之東也畱其弟司徒廣守雍太子崇守胡空堡廣崇聞登敗出奔衆散登至無所歸遂奔平涼收集遺衆入馬毛山興率衆攻之登遣子汝陰王宗質于隴西鮮卑乞伏乾歸結婚請援乾歸遣騎二萬救登登引軍出迎與興戰于山南爲興所敗登被殺在位九年時年五十二崇奔于湟中僭稱尊號改元延初僞諡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崇爲乾歸所逐崇定皆死始健以穆帝永和七年僭立至登五世凡四十有四歲以孝武帝太元十九年滅

索泮

索泮字德林敦煌人也世爲冠族泮少時游俠及長變節好學有佐世才器張天錫輔政以泮爲冠軍記室叅軍天錫卽位拜司兵歷位禁中錄事執法御掾州府肅然郡縣改迹遷羽林左監有勤幹之稱出爲中壘將軍西郡武威太守典戎校尉政務寬和戎夏懷其惠天錫甚敬之苻堅見而歎曰涼州信多君子旣而以泮河西德望拜別駕呂光旣剋姑臧泮固郡不降光攻而獲之光曰孤旣平西域將赴難京師梁熙無狀絕孤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意阻郡固迷自同元惡泮厲色責光曰將軍受詔討叛胡可受詔亂涼州邪寡君何罪而將軍害之泮但苦力寡不能固守以報君父之讎豈如逆氏彭濟望風反叛主滅臣死禮之常也乃就刑于市神色不變弟菱有儁才仕張天錫爲執法中郎冗從右監苻堅世至伏波將軍典農都尉與泮俱被害

徐嵩

徐嵩字元高盛之子也少以清白著稱苻堅時舉賢良爲郎中稍遷長安令貴戚子弟犯法者嵩一皆考竟請託路絕堅甚奇之謂其叔父成曰人爲長吏故當應耳此年少落落有端貳之才遷守始平郡甚有威惠及壘陷姚方成執而數之嵩厲色謂方成曰汝姚萇罪應萬死主上止黃眷之斬而宥之叨據內外位爲列將無犬馬識養之誠首爲大逆汝曹老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見先帝取姚萇于地下方成怒三斬嵩漆其首爲便器登哭之哀慟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謚曰忠武

史臣曰自兩京殄覆九土分崩赤縣成虺豕之墟紫宸遷鼃鼃之穴干戈日用戰爭方興猶逐鹿之並驅若瞻鳥之靡定苻洪擅蠻陬之桀黠乘羯虜之危亡乃附欵江東而志圖關右禍生蠱毒未

逞狼心健旣承家克隆凶緒率思歸之衆投山西之隙據億丈之巖險總三秦之果銳敢窺大寶遂竊鴻名狡數姦雄有可言矣長生慘虐稟自率由觀辰象之災謂法星之夜飲忍生靈之命疑猛虎之朝饑但肆毒于刑殘曾無心於戒懼招亂速禍不亦宜乎永固難量環交變夷從夏叶魚龍之謠詠挺草付之休徵剋剪姦回纂承僞歷遵明王之德教闡先聖之儒風撫育黎元憂勤庶政王猛以宏材緯軍國苻融以懿戚贊經綸權薛以諒直進規謨鄧張以忠勇恢威略雋賢效足杞梓呈才文武兼施德刑具舉乃平燕定蜀擒代吞涼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遐慕義幽險宅心因止馬而獻歌託棲鸞以成頌因以功侔曩烈豈直化洽當年雖五胡之盛莫之比也旣而足以夸世懷諫違謀輕敵怒鄰窮兵黷武對三正之未叶恥五運之猶乖傾率土之師起滔天之寇負其犬

羊之力肆其吞噬之能自謂戰必勝攻必取便欲鳴鸞禹穴駐驂
疑山疏爵以侯楚材築館以須歸命曾弗知人道助順神理害盈
雖矜涿野之疆終致昆陽之敗遂使凶渠候隙狡寇伺間步搖啓
其禍先燒當乘其亂極宗社遷於他族身首罄于賊臣貽戒將來
取笑天下豈不哀哉豈不謬哉苻丕承亂僭竊尋及傾敗斯可謂
天之所廢人不能支苻登集離散之兵厲死休之志雖衆寡不敵
難以立功而義烈慷慨有足稱矣
贊曰洪惟壯勇威稜氏種徙藉世資遂雄關隴長生昏虐敗不旋
踵永固頑祥肇自龍驤垂旒負辰竊帝圖王患生縱敵亂起矜疆
不登僭假淪胥以亡

晉書百十五 載記第十五 終

晉書百十五

晉書百十六

晉書百十六

載記第十六

姚弋仲 姚襄 姚萇

姚弋仲南安赤亭羌人也其先有虞氏之苗裔禹封舜少子於西
戎世爲羌酋其後燒當雄 洮罕之間七世孫填虞漢中元末寇
擾西州爲楊虛侯馬武所敗徙出塞虞九世孫遷郝率種人內附
漢朝嘉之假冠軍將軍西羌校尉歸順王處之於南安之赤亭郝
玄孫柯廻爲魏鎮西將軍綏戎校尉西羌都督廻生弋仲少英毅
不營產業唯以收恤爲務衆皆畏而親之永嘉之亂東徙榆眷戎
夏繼負隨之者數萬自稱護西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風公劉曜之
平陳安也以弋仲爲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邑之千隴上及石季龍
剋上邽弋仲說之曰明公握兵十萬功高一時正是行權立策之

日隴上多豪秦風猛勁後服道洿先叛宜徙隴上豪強虛其
心腹以實畿甸季龍納之啓勒以弋仲行安西將軍六夷左都督
後晉豫州刺史祖約奔於勒勒禮待之弋仲上疏曰祖約殘賊晉
朝逼殺太后不忠於主而陛下寵之臣恐姦亂之萌此其始矣勒
善之後竟誅約勒既死季龍執權思弋仲之言遂徙秦雍豪傑於
關東弋仲率步衆數萬遷于清河拜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封襄
平縣公及季龍廢石弘自立弋仲稱疾不賀季龍累召之乃赴正
色謂季龍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乎季龍憚其強正而不之
責遷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性清儉鯁直不修威儀
屢獻讜言無所迴避季龍甚重之朝之大議靡不參決公卿亦憚
而推下之武城左尉季龍寵姬之弟也曾擾其部弋仲執尉數以
迫脅之狀命左右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諫乃止其剛直不回皆

此類也季龍末梁犢敗李農於滎陽季龍大懼馳召弋仲弋仲率
其步衆八千餘人屯于南郊輕騎至鄴時季龍病不時見弋仲引
入領軍省賜其所食之食仲怒不食曰名我擊賊豈來覓食邪
我不知上存亡若一見雖死無恨左右言之乃引見弋仲數季龍
曰兒死來愁邪乃至於疾兒小時不能使好人輔相至今相殺兒
自有過責其下人太甚故反耳汝病久所立兒小若不差天下必
亂當宜憂此不煩憂賊也等因思歸之心共爲姦盜所行殘賊
此成擒耳老羌請効死前鋒使一舉而了弋仲性狷且一作直俗無
尊卑皆汝之季龍恕而不責於坐授使持節侍中征西大將軍賜
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以不於是貫鉀跨馬于庭中策
馬南馳不辭而出遂滅梁犢以功加劔履上殿入朝不趨進封西
平郡公冉閔之亂弋仲討閔次於混橋石祗僭號于襄國以

弋仲爲右丞相待以殊禮
與閔相攻弋仲遣其子襄救祇戒襄
曰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
不須復見我也襄擊閔於常盧澤大
破之而歸弋仲怒襄之不擒閔也杖之一百弋仲部曲馬何羅博
學有文才張豺之輔石世也背弋仲歸豺豺以爲尚書郎豺敗復
歸咸勸殺之弋仲曰今正是招才納奇之日當收其力用不足害
也以爲參軍其寬恕如此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常戒諸子曰吾本
以晉室大亂石氏待吾厚故欲討其賊臣以報其德今石氏已滅
中原無主自古以來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歸晉當竭盡
臣節無爲不義之事乃遣使
將軍儀同三司大單于封高陵
大都督都督江淮諸軍事
郡公八年卒時年七十三子襄之入關也爲苻生所敗弋仲之柩
爲生所得生以王禮葬之於大水冀縣萇僭位追謚曰景元皇帝

廟號始祖墓曰高陵置園邑五百家

姚襄

襄字景國弋仲之第五子也年十七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雄
武多才藝明察善撫納士衆愛敬之咸請爲嗣弋仲弗許百姓固
請者日有千數乃授之以兵石祗僭號以襄爲使持節驃騎將軍
護烏丸校尉豫州刺史新昌公晉遣使拜襄持節平北將軍并州
刺史卽丘縣公弋仲死襄秘不發喪率戶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
千皆破之殺掠三千餘家屯於碯碯津以太原王亮爲長史天水
尹赤爲司馬略陽伏子成爲左部帥南安歛歧爲右部帥陽王
黑郗爲前部帥強白爲後部帥太原薛讚略陽權翼爲參軍南至
滎陽始發喪行服與高昌李歷戰於麻田馬中流矢死賴其弟萇
以免晉處襄於譙城遣五弟爲任
騎度淮見豫州刺史謝尚於

壽春尚命去仗衛幅巾以待之一而交欵便若平生襄少有高名
雄武冠世好學博通雅善談論英濟之稱著于南夏中軍將軍楊
州刺史殷浩憚其威名乃因襄諸弟頻遣刺客殺襄刺客皆推誠
告實襄待之若舊浩潛遣將軍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襄乃斬憬
而并其眾浩愈惡之乃使將軍劉啓守譙遷襄于梁國蠡臺表授
梁國內史襄遣權翼詣浩浩曰姚平北每舉動自由豈所望也翼
曰將軍輕納姦言自生疑貳愚謂猜嫌之由不在於彼浩曰姚君
縱放小人盜竊吾馬王臣之體固若定乎翼曰將軍謂姚平北以
威武自強終爲難保校兵練眾將懲不恪取馬者欲以自衛耳浩
曰何至是也浩遣謝萬討襄襄逆擊破之浩甚怒會聞關中有變
浩率眾北伐襄乃要擊浩於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使
兄益守山桑壘復如淮南浩遣劉啓上彬之伐山桑襄自淮南擊

滅之鼓行濟淮屯于盱眙招掠流人眾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
桑遣使建鄴罪狀殷浩并自陳謝流人郭敦等千餘人執晉堂邑
內史劉仕降于襄朝廷大震以吏部尚書周閔爲中軍將軍緣江
備守襄將佐部眾皆北人咸勸襄北還襄方軌北引自稱大將軍
大單于進攻外黃爲晉邊將所敗襄收散卒而勤撫恤之於是復
振乃據許昌將如河東以圖關右自許遂攻洛陽踰月不剋其長
史王亮諫襄曰公英略蓋天下士眾思効力命不可損威勞眾守
此孤城宜還河北以弘遠略襄曰洛陽雖小山河四塞之固亦是
用武之地吾欲先據洛陽然後開建大業俄而亮卒襄哭之甚慟
曰天將不欲成吾事乎王亮捨我去也晉征西大將軍桓温自江
陵伐襄戰於伊水北爲温所敗率麾下數千騎奔于北山其夜百
姓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屯據湯鄉赴者又四千餘戶襄前後

敗喪數矣衆知襄所在輒扶老携幼奔馳而赴之時或傳襄創重
不濟温軍所得士女莫不北望揮涕其得物情如此先是弘農楊
亮歸襄襄待以客禮後奔桓温温問襄於亮亮曰神明器宇孫策
之儔而雄武過之其見重如是襄尋從北屈將圖關中進屯杏城
遣其從兄輔國姚蘭略地郿城使其兄益及將軍王欽盧招集北
地戎夏歸附者五萬餘戶苻生遣其將苻飛拒戰蘭敗爲飛所執
襄率衆西引生又遣苻堅鄧羌等要之襄將戰沙門智通固諫襄
宜厲兵收衆更思後舉襄曰二雄不俱立冀天不棄德以濟黎元
吾計決矣會羌師來逼襄怒遂長驅而進戰于三原襄敗爲堅所
殺時年二十七是歲晉升平元年也苻生以公禮葬之襄僭號追
謚魏武王封襄孫延定爲東城侯

姚萇

萇字景茂弋仲第二十四子也少聰哲多權略廓落任率不修行
業諸兄皆奇之隨襄征伐每參大謀襄之寇洛陽也夢萇服衮衣
升御坐諸酋長皆侍立且謂將佐曰吾夢如此此兒志度不恒或
能大起吾族襄之敗于麻田也馬中流矢死萇下馬以授襄襄曰
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濟堅子安敢害萇會救至俱免及襄死
萇率諸弟降於苻生苻堅以萇爲揚武將軍歷左衛將軍隴東汲
郡河東武都武威巴西挾風太守寧幽雍三州刺史復爲揚武將
軍步兵校尉封益都侯爲堅將累有大功初萇隨楊安伐蜀嘗晝
寢水旁上有神光煥然左右咸異之及苻堅寇晉以萇爲龍驤將
軍督益梁州諸軍事謂萇曰朕本以龍驤建業龍驤之號未曾假
人今特以相授山南之事一以委卿堅左將軍嘗衝進曰王者無
戲言此將不祥之徵也惟陛下察之堅默然堅旣敗於淮南歸長

安慕容泓起兵叛堅堅遣子叡討之以萇爲司馬爲泓所敗叡死
之萇遣龍驤長史趙都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於渭北遂如
馬牧西州豪族尹詳趙曜王欽盧牛雙狄廣張乾等率五萬餘家
咸推萇爲盟主萇將距之天水尹緯說萇曰今百六之數旣臻秦
亡之兆已見以將軍威靈命世必能匡濟時艱故豪傑驅馳咸同
推仰明公宜降心從議以副羣望不可坐觀沈溺而不拯救之萇
乃從緯謀以太元九年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境內
年號白雀稱制行事以天水尹詳南安龐演爲左右長史南安姚
晃尹緯爲左右司馬天水狄伯支焦虔梁希龐魏任謙爲從事中
郎姜訓閻遵爲掾屬王據焦世蔣秀尹延年牛雙張乾爲參軍王
欽盧姚方成王破虜楊難尹嵩裴騎趙曜狄廣党刪等爲帥時慕
容冲與苻堅相攻衆甚盛萇將西上恐冲遏之乃遣使通和以子

崇爲質於冲進屯北地厲兵積粟以觀時變苻堅先徙晉人李祥
等數千戶于敷陸至是降於萇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者十餘萬
戶堅率諸將攻之不能剋萇聞慕容冲攻長安議進趨之計羣下
咸曰宜先據咸陽以制天下萇曰燕因懷舊之士而起兵若功成
事捷咸有東歸之思安能久固秦川吾欲移兵嶺北廣收資實須
秦弊燕廼然後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此下莊得貳之義
也堅寧朔將軍宋方率騎三千從雲中將赴長安萇自一作縣
要破之方單馬奔其司馬田晃率衆降萇萇遣諸將攻新平剋
之因略地至安定嶺北諸城盡降之時苻堅爲慕容冲所逼走入
五將山冲入長安堅司隸校尉權翼尙書趙遷大鴻臚皇甫覆光
祿大夫薛讚扶風太守段鏗等文武數百人奔於萇萇遣驍騎將
軍吳忠率騎圍堅萇如新平俄而忠執堅送之慕容冲遣其車騎

大將軍高蓋率衆五萬來伐戰於新平南大破之蓋率麾下數千人來降拜散騎常侍沖旣率衆東下長安空虛盧水郝奴稱帝於長安渭北盡應之扶風王麟有衆數千堡據馬嵬奴遣弟多攻麟長伐麟破之麟走漢中執多而進攻奴降之以太元十一年長僭卽皇帝位于長安大赦改元曰建初國號大秦改長安曰常安立妻虵氏爲皇后子興爲皇太子置百官自謂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服色如漢氏承周故事徙安定五千餘戶于長安以弟征虜緒爲司隸校尉鎮長安長如安定擊平涼胡金熙鮮卑沒奕于大破之遂如秦州與苻堅秦州刺史王統相持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長者二萬餘戶統懼乃降因饗將士于上邽南安人古成詵進曰臣州人殷地險雋傑如林用武之用也王秦州不能收拔賢才三分鼎足而坐玩珠玉以至于此陛下宜散秦州金帛以施六軍旌賢

表善以副鄙州之望長善之擢爲尚書郎拜弟碩德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將軍秦州刺史領護東羌校尉鎮上邽長還安定修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費以救時弊閭閻之士有豪介之善者皆顯異之長復如秦州爲苻登所敗語在登傳以其太子興鎮長安而與登相距登馮翊太守蘭犢與苻師奴離貳慕容永攻之犢遣使請救長將赴救尚書令姚弋左僕射尹緯等言於長曰苻登近在瓦亭陛下未宜輕舉長曰登遲重少決每失時機聞吾自行正當廣集兵資必不能輕軍深入兩月之間足可剋此三豎吾事必矣遂師次於渥源師奴率衆來距大戰敗之盡俘其衆又擒蘭犢收其士馬長乃掘苻堅尸鞭撻無數裸剝衣裳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慕容永征西將軍王宣率衆降長初關西雄傑以苻氏旣終長雄略命世天下之事可一旦而定長旣與苻登相持積年數爲登

所敗遠近咸懷去就之計唯征虜齊難冠軍徐洛生輔國劉郭單冠威彌姐婆觸龍驤趙惡地鎮北梁國兒等守忠不貳並留子弟守營供繼軍糧身將精卒隨長征伐時諸營既多故號長軍爲大營大營之號自此始也時天大雪長下書深自責罰散後宮文綺珍寶以供戎事身食一味妻不重綵將帥死王事者加秩二等士卒戰沒皆有褒贈立大學禮先賢之後敦煌索盧暉請刺苻登長曰卿以身殉難將爲誰乎暉曰臣死之後深以友人隴西辛暹仰託長遣之事發爲登所殺長以暹爲騎都尉登進逼安定諸將勸長決戰長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下吾將以計取之於是留其尙書令姚弋守安定夜襲登輜重於大界剋之諸將或欲因登駭亂欲擊之長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長以安定地狹且逼苻登使姚碩德鎮安定徙安定千餘家于陰密遣弟征南靖

鎮之立社稷于長安百姓年七十有德行者拜爲中大夫歲賜牛酒尹緯姚弋謂古成說曰苻登窮寇歷年未滅姦雄鴟峙所在糾扇夷夏皆貳將若之何說曰主上權略無方信賞必罰賢能之士咸懷樂推豈慮大業不成氏賊不滅乎緯曰登窮寇未滅姦雄所在扇合吾等寧無懼乎說曰三秦天府之國主上十分已有其八今所在可慮者苻登楊定雷惡地耳自餘瑣瑣焉足論哉然惡地地狹衆寡不足爲憂苻登藉烏合犬羊偷存假息料其智勇非至尊之匹霸王之起必有驅除然後剋定大業昔漢魏之興也皆十有餘年乃能一同於海內五六年間未爲久也主上神略內明英武外發可謂無敵於天下耳取登有餘力願布行行仁招賢納士漢兵秣馬以候天機如其鴻業不成者說請腰斬以謝明公緯言之於長長大悅賜說爵關內侯雷惡地率衆降長拜爲鎮東將軍

魏褐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氏胡數萬人攻安北姚當城於杏
城雷惡地應之攻鎮東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羣臣咸曰陛
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褐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
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飛東結董成甘言美
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爲羽翼長安
東北非復吾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二千褐飛惡地衆至
數萬氏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羣下怪而
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
穴東北無復餘也褐飛等以萇兵少盡衆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
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褐飛兵擾亂萇遣
鎮遠王趙平遠譚亮率步騎擊之褐飛衆大潰斬褐飛及首級萬
餘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惡地每謂人曰吾自言智勇所施足爲

一時之傑校數諸雄如吾之徒皆應跨據一方獸嘯千里遇姚公
智力摧屈是吾分也惡地猛毅清肅不可干以非義嶺北諸豪皆
敬憚之萇命其將當城於營處一柵孔中蒔樹一根以旌戰功歲
餘問之城曰營所至小已廣之矣萇曰少來鬪戰無如此快以千
六百人破三萬衆國之事業由此剋舉小乃爲奇大何足貴貳城
胡曹寅王達獻馬三千匹以寅爲鎮北將軍并州刺史達鎮遠將
軍金城太守萇性簡率羣下有過或面加罵辱太常權翼言於萇
曰陛下弘達自任不修小節駕馭羣雄包羅僞異棄嫌錄善有高
祖之量然輕慢之風所宜除也萇曰吾之性也吾於舜之美未有
片焉漢祖之短已收其一若不聞讜言安知過也南羌竇鴛率戶
五千來降拜安西將軍萇下書有復私仇者皆誅之將吏亡滅者
各隨所親以立後振給長育之鎮東苟曜據逆萬堡密引苻登萇

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旣失利而更逼賊者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必苟曜豎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豎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散敗其事耳進戰大敗之登退屯于郿登將金槌以新平降萇萇輕將數百騎入槌營羣下諫之萇曰槌旣去苻登復欲圖我將安所歸且懷德初附推欵委質吾復以不信待之何以御物乎羣氏果有異謀槌不從而止萇如陰密攻登勅其太子興曰苟曜好姦變將爲國害聞吾還北必來見汝汝便執之苟曜果見興于長安興遣尹緯讓而誅之萇大敗登于安定束置酒高會諸將咸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當士

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溫古知今講論道藝駕馭英雄收羅備異三也董率大衆履險若夷上下咸允人盡死力四也所以得建立功業策任羣賢者正望算略中一二無片耳羣臣咸稱萬歲萇下書令畱臺諸鎮各置學官勿有所廢考試優劣隨才擢敘苻登驃騎將軍沒弈于率戶六千降拜使持節車騎將軍高平公萇寢疾遣姚碩德鎮李潤尹緯守長安召其太子興詣行營征南姚方成言於興曰今寇賊未滅上復寢疾王統苻胤等皆有部曲終爲人害宜盡除之興於是誅苻胤王統王廣徐成毛盛乃赴名興至萇怒曰王統兄弟是吾州里無他遠志徐成等昔在秦朝並爲名將天下小定吾方任之奈何輒便誅害令人喪氣萇下書兵吏從征伐戶在大營者世世復其家無所豫苻登與竇衝相持萇議擊之尹緯言於萇曰太子純厚之稱著于遐邇

將領英略未為遠近所知宜遣太子親行可以漸廣威武防闕關
之原長從之戒興曰賊徒知汝轉近必相驅入堡聚而掩之無不
剋矣比至胡空堡衝圍自解登聞興向胡空堡引還興因襲平涼
大獲而歸咸如長策使興還鎮長安長下書除妖謫之言及赦前
一無赦
前二字女奴穢有相劾舉者皆以其罪罪之晉平遠將軍護氏校尉
楊佛嵩率胡蜀三千餘戶降于長晉將楊佺期趙睦追之遣姚崇
赴救大敗晉師斬趙睦以佛嵩為鎮東將軍長如長安至於新支
堡疾篤輿疾而進夢苻堅將天官使者鬼兵數百突入營中長懼
走入宮宮人迎長刺鬼誤中長陰鬼相謂曰正中死處拔矛出血
石餘寤而驚悸遂患陰腫醫刺之出血如夢長遂狂言或稱臣長
殺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願不枉臣至長安召太尉姚弋尚書左
僕射尹緯右僕射姚晃尚書狄伯支等人受遺輔政長謂興曰有

毀此諸人者慎勿受之汝撫骨肉以仁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
黔首以恩四者既備吾無憂矣以大元十八年死時年六十四在
位八年偽諡武昭皇帝廟號太祖墓稱原陵

姚興字子略長安人也苻堅時為太子舍人長之有思牧野
長安冒難奔長安立為皇太子長出征常西統後身入鎮長安
甚有威惠與其中舍人梁喜沈馬范等謀論經籍不以兵刑
業時人感化之長死興秘不發喪以其叔父緯鎮安定稱德金
密第崇守長安願德將佐言於德曰公威名復重高祖崩今
喪代之際朝廷必相猜忌非不安之道也宜奔秦州喜等曰
德曰太子志度必明必無疑阻今存谷木滅而高祖于女弟
哀之臨城人吾死而巳約不若於及至此後禍不遺之與

晉書百十七

載記第十七

姚興上

姚興字子略長之

長子也苻堅時為太子舍人長之在馬牧興自

長安冒難奔葦葦

立為皇太子長出征討常留統後事及鎮長安

甚有威惠與其中舍人梁喜洗馬范勗等講論經籍不以兵難廢

業時人咸化之葦死興秘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鎮安定碩德鎮陰

密弟崇守長安碩德將佐言於碩德曰公威名宿重部曲最強今

喪代之際朝廷必相猜忌非永安之道也宜奔秦州觀望事勢碩

德曰太子志度明必無疑阻今苻登未滅而自尋干戈所謂追

二袁之蹤授首人吾死而已終不若斯及至興優禮而遣之興

自稱大將為司馬率眾伐苻登咸陽太

晉書卷百十七
載記第十七
姚興上

守劉尸奴據避。堡以叛興襲忌奴擒之苻登自六陌向廢橋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堡以距登登眾甚盛興慮詳不能遏乃自將精騎以迫登遣尹緯領步卒赴詳緯用詳計據廢橋以抗登登因急攻緯緯將出戰興馳遣狄伯支謂緯曰兵法不戰而制人者蓋為法也苻登窮寇宜持重不可輕戰緯曰先帝登遐人情擾懼今不因思奮之力梟殄逆豎大事去矣緯敢以死爭遂與登戰大破之登眾渴死者十二三其夜大潰登奔雍興乃發喪行服太元十九年僭即帝位于槐里大赦境內改元曰皇初遂如安定先是苻登使弟廣守雍子屯胡空堡聞登敗各棄守走登無所投據遂奔平涼率其餘眾屯毛山興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于山南斬登散其部眾歸復徙陰密三萬戶于長安分大營戶為四置鎮遠楊多叛推竇衝為盟主所在擾亂興四軍以領之安南

率諸將討之軍武功多兄子良國殺多而降衝弟彰武與衝離貳衝奔強熙死仇高執送之補弟統率其眾降于興封征虜緒為晉王征西碩德為隴西王征南靖等及功臣尹緯齊難楊佛嵩等竝為公侯其餘封爵各有差鮮卑薛勃於貳城為魏軍所伐遣使請救使姚崇赴救魏師既還勃復叛崇伐而執之大收其士馬而還興追尊其庶母孫氏為太后配饗太廟楊盛保仇池遣使請命拜使持節鎮南將軍仇公鮮卑越質詰歸率戶二萬叛乞伏乾歸降于興興處之于成拜使持節鎮西將軍平襄公姚碩德討平涼胡金鈞于洛城初上邽姜乳據本縣以叛自稱秦州刺史碩德進討之乳率陽豪族權干城率眾三萬圍上邽碩德擊破之

熙而奔仇池遂何道歸晉碩德西討于城于城降興令郡國各歲貢清行孝廉一人慕容永既爲慕容垂所滅河東太守柳恭等各阻兵自守興遣姚緒討之恭等依河距守緒不得濟鎮棄薛強先據楊氏壁引緒從龍門濟河遂入蒲坂恭勢屈請降徙新平安定新戶六千于蒲坂興母虵氏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議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卽吉興尙書郎李嵩上疏曰三王異制五帝殊禮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尹緯駁曰帝王喪制漢魏爲準嵩服臨朝率先天下仁孝之舉也尹緯駁曰帝王喪制漢魏爲準嵩矯常越禮愆于軌及請付有司以專擅論既葬卽吉乞依前議興曰嵩忠臣孝子有咎乎尹僕射棄先王之典而欲遵漢魏之權制豈所望於朝賢其一依嵩議解甲薛勃叛奔嶺北上郡貳川雜胡皆應之遂圍

遠將軍姚詳於金城遣姚崇尹緯討之勃自

三交趣金城崇列營倚之而祖運不繼三軍大饑緯言於崇曰輔國彌姐高地建節杜成等皆諸部之豪位班三品督運稽畱令三軍乏絕宜明寘形書以懲不肅遂斬之諸部大震租入者五十餘萬興率步騎二萬親討之勃懼棄其衆奔于高平公沒奕于于執而送之泫氏男姚買得欲因興葬母虵氏殺興會有告之者興未之信遣李嵩詐往買得具以告嵩嵩還以聞興乃賜買得死誅其黨興與下書禁百姓造錦繡及淫祀興率衆寇胡城晉弘農太守陶仲山華山太守董邁皆降於興遂如陝城進寇上洛陷之遣姚崇寇洛陽晉河南太守夏侯宗之固守金墉崇攻之不剋乃陷栢谷徙流人西河嚴彥河東裴歧韓襲等二萬餘戶而還興下書令士卒戰亡者守宰所在埋藏之求其近親爲之立後武都氏屠飛啖鐵等殺隴東太守姚廻略三千餘家據方山以叛興遣姚紹等

討之斬飛鐵遣狄伯支迎流人曹會牛壽萬餘戶于漢中與畱心
政事包容廣納一言之善咸見禮異京兆杜瑾馮翊吉默始平周
寶等上陳時事皆擢處美官天水姜龕東平淳于岐馮翊郭高等
皆耆儒碩德經明行脩各門徒數百教授長安諸生自遠而至者
萬數千人興每於聽政之暇引龕等于東堂講論道藝錯綜名理
涼州胡辯苻堅之末東徙洛陽講授弟子千有餘人關中後進多
赴之請業興勅關尉曰諸生諮訪道藝脩已厲身往來出入勿拘
常限於是學者咸勸儒風盛焉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詵中書侍郎
王尚尚書郎馬岱等以文章雅正叅管機密詵風韻秀舉確然不
羣每以天下是非爲已任時京兆韋高慕阮藉之爲人居母喪彈
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劔求高高懼
逃匿終身不敢見詵興遣將鎮東陽佛嵩攻陷洛陽班命郡國百

姓因荒自賣爲奴婢者悉免爲良人興以日月薄蝕災眚屢見降

號稱王下書令羣公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於是其太尉趙旻

公一作公長等五十三人上疏諫曰伏惟陛下勳格皇天功濟四海威

靈振於殊域聲教暨於遐方雖成湯之隆殷基武王之崇周業未

足比論方當廓靖江吳告成中岳豈宜過垂沖損違皇天之眷命

乎興曰殷湯夏禹德冠百王然猶順守謙沖未居崇極況朕寡昧

安可以處之哉乃遣旻告于社稷宗廟大赦改元弘始賜孤獨鰥

寡粟帛有差年七十已上加衣杖始平太守周班槐里令李彭皆

以黷貨誅於是郡國肅然矣洛陽旣陷自淮漢已北諸城多請降

送任興下書聽祖父母昆弟得相容隱姚緒姚碩德以興降號固

讓至爵興弗許京兆韋華譙郡夏侯軌始平龐眺等率襄陽流人

一萬叛晉奔于興興引見東堂謂華曰晉自南遷承平已久今政

化風俗何如華曰晉主雖有南面之尊無總御之實宰輔執政政出多門權去公家遂成習俗刑綱峻急風俗奢宕自桓溫謝安已後未見寬猛之中興大悅拜華中書令興如河東時姚緒鎮河東興待以家人之禮下書封其先朝舊臣姚驢磴趙惡地王平馬萬載黃世等子爲五等子男命百僚舉殊才異行之士刑政有不便於時者皆除之兵部郎金城邊熙上陳軍令煩苛宜遵簡約興覽而善之乃依孫吳誓衆之法以損益之興立律學于長安召郡縣散吏以授之其通明者還之郡縣論決刑獄若州郡縣所不能決者讞之廷尉興常臨諮議堂聽決疑獄于時號無冤滯姚緒姚碩德固讓王爵許之緒碩德威權日盛興恐姦佞小人沮惑之乃簡清正君子爲之輔佐興以司隸校尉郭撫扶風太守強超長安令魚佩槐里令彭明倉部郎干一年等清勤貞白下書褒美增撫邑一

百戶賜超爵關內侯佩等進位一級使碩德率隴右諸軍伐乞伏乾歸興潛軍赴之乾歸敗走降其部衆三萬六千收鎧馬六萬匹軍無私掠百姓懷之興進如枹罕班賜王公以下徧於卒伍興之西也沒奕于密欲乘虛襲安定長史皇甫序切諫乃止于自恨失言陰欲殺序乞伏乾歸以窮蹙來降拜鎮遠將軍河州刺史歸義侯復以其部衆配之興下書將帥遭大喪非在疆場嶮要之所皆聽奔赴及碁乃從王役臨戎遭喪聽假百日若身爲邊將家有大變交代未至敢輒去者以擅去官罪罪之遣晉將軍劉嵩等二百三十七人歸于建鄴魏人襲沒奕于于棄其部衆率數千騎與赫連勃勃奔于秦州魏軍進次瓦亭長安大震諸城閉門固守魏平陽太守貳塵入侵河東興於是練兵講武大閱于城西幹勇壯異者召入殿中引見羣臣于東堂大議伐魏羣臣咸諫以爲不可興

不從司隸姚顯進曰陛下天下之鎮不宜親行可使諸將分討授以廟勝之策興曰王者正以廓土靖亂爲務吾焉得而辭之興立其子泓爲皇太子大赦境內賜男子爲父後者爵一級遣姚平秋伯支等率步騎四萬伐魏姚碩德姚穆率步騎六萬伐呂隆平等軍次河東興遣其光遠党娥立節雷星建忠王多等率杏城及嶺北突騎自和寧赴援越騎校尉唐方積弩姚良國率關中勁卒爲平後繼姚緒統河東見兵爲前軍節度姚紹率洛東之兵姚詳率朔方見騎並集平望以會于興使沒奕于權鎮上邽中軍廣陵公欽權鎮洛陽姚顯及尙書令姚晃輔其太子泓入直西宮碩德至姑臧大敗呂隆之衆俘斬一萬隆將呂他等率衆二萬五千以東苑來降先是禿髮利鹿孤據西平沮渠蒙遜據張掖李玄盛據敦煌與呂隆相持至是皆遣使降興率戎卒四萬七千自長安赴姚

平平攻魏乾城陷之遂據柴壁魏軍大至攻平截汾水以守之興至蒲坂憚而不進時碩德攻呂隆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糧積粟爲持久之計隆懼遂降碩德軍令齊整秋毫無犯祭先賢禮儒哲西土悅之姚平糧竭矢盡將麾下三十騎赴汾水而死狄伯支等十將四萬餘人皆爲魏所擒興下書軍士戰沒者皆厚加褒贈魏軍乘勝進攻蒲坂姚緒固守不戰魏乃引還興徙河西豪右萬餘戶于長安晉輔國將軍袁虔之寧朔將軍劉壽冠軍將軍高長慶龍驤將軍郭恭等貳于桓玄懼而奔興興臨東堂引見謂虔之等曰桓玄雖名晉臣其實晉賊其才度定何如父也能辦成大事以不虔之曰玄藉世資雄據荆楚屬晉朝失政遂偷竊宰衡安忍無親多忌好殺位不才授爵以愛加無公平之度不如其父遠矣今旣握朝權必行篡奪旣非命世之才正可爲他人駢除耳此天以

機便授之陛下願速加經略廓清吳楚興大悅以虔之爲大司農
餘皆有拜授虔之固讓請疆場自効改授假節寧南將軍廣州刺
史與立其昭儀張氏爲皇后封于懿弼沈宣謹愔璞質達裕國兒
皆爲公遣其兼大鴻臚梁斐以新平張構爲副拜禿髮儁檀車騎
將軍廣武公沮渠蒙遜鎮西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李玄盛安西
將軍高昌侯興遣鎮遠趙曜率衆二萬西屯金城建節王松窓率
騎助呂隆等守姑臧松窓至魏安爲儁檀弟文真所圍衆潰執松
窓送于儁檀儁檀大怒送松窓還長安歸罪文真深自陳謝興下
書錄馬嵬戰時將吏盡擢敘之其堡戶給復二十年興性儉約車
馬無金玉之飾自下化之莫不敦尚清素然好游田頗損農要京
兆杜挺以僕射齊難無匡輔之益著豐草詩以箴之馮翊相雲作
德獵賦以諷焉興皆覽而善之賜以金帛然終弗能改晉順陽太

守彭泉以郡降興遣楊佛嵩率騎五千與其荊州刺史趙曜迎
之遂寇陷南鄉擒建威將軍劉嵩略地至于梁國而歸又遣其兼
散騎常侍席確詣涼州徵呂隆弟超入侍隆遣之呂隆懼禿髮儁
檀之逼表請內徙興遣齊難及鎮西姚詒鎮遠乞伏乾歸鎮遠趙
曜等步騎四萬迎隆于河西難至姑臧以其司馬王尚行涼州刺
史配兵三千鎮姑臧以將軍閻松爲倉松太守郭將爲番禾太守
分戍二城徙隆及其宗室僚屬于長安沮渠蒙遜遣弟如子貢其
方物王尚綏撫遺黎導以信義百姓懷其惠化翕然歸之北部鮮
卑竝遣使貢欵桓玄遣使來聘請辛恭靖何澹之興畱恭靖而遣
澹之謂曰桓玄不推計歷運將圖篡逆天未忘晉必將有義舉以
吾觀之終當傾覆卿今馳往必逢其敗相見之期遲不云遠初恭
靖至長安引見興而不拜興曰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靖曰我寧

爲國家鬼不爲羗賊臣興怒幽之別室至是恭靖亦踰墻遁歸興遣其將姚碩德姚斂成姚壽都等率衆三萬伐楊盛于仇池壽都等入自宕昌斂成從下辯而進盛遣其弟壽距成從子斌距都都逆擊擒之盡俘其衆楊壽等懼率衆請降碩德還師晉汝南太守趙策委守奔于興興如逍遙園引諸沙門于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羅什通辯夏言尋覽舊經多有乖謬不與胡本相應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略僧遷道樹僧叡道坦僧肇曇順等八百餘人更出大品羅什持胡本與執舊經以相考校其新文異舊者皆會於理義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興旣託意於佛道道字無公卿已下莫不欽附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起浮圖於永貴里立波若臺于中宮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州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矣使姚碩德及冠軍徐洛生等伐仇池

又遣建武趙琨自宕昌而進遣其將斂俱寇漢中時劉裕誅桓玄迎復安帝玄衛將軍新安王桓謙臨原王桓怡雍州刺史桓蔚左衛將軍桓謐中書令桓胤將軍何澹之等奔于興劉裕遣大叅軍衡凱之詣姚顯請通和顯遣吉默報之自是聘使不絕晉求南鄉諸郡興許之羣臣咸諫以爲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萃起微匡輔晉室吾何惜數郡而不成其美乎遂割南鄉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於晉姚碩德等頻敗楊盛盛懼請降遣子難當及僚佐子弟數十人爲質碩德等引還署盛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益寧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益州牧武都侯斂俱陷城固徙漢中流人郭陶等三千餘家於關中興班告境內及在朝文武立名不得犯叔父緒及碩德之名以彰殊禮興謙恭孝友每見緒及碩德如家人之禮整服傾悚言則稱字車馬服玩必先二叔

然後服其次者朝之大政必諮之而後行太史令郭馨言於興曰
戊亥之歲當有孤寇起於西北宜慎其鋒起兵如流沙死者如亂
麻戎馬悠悠會隴頭鮮卑烏丸居不安國朝疲於奔命矣時所在
有泉水涌出傳云飲則愈病後多無驗屢有妖人自稱神女戮之
乃止興大閱自杜郵至於羊牧興以姚頌德來朝大赦其境內及
頌德歸於秦州興送之及雍乃還禿髮儁檀獻興馬三千匹羊三
萬頭興以爲忠於已乃署儁檀爲涼州刺史徵涼州刺史王尚還
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二百餘人造主簿胡威詣興請留尚興弗
許引威見之威流涕謂興曰臣州奉國五年王威不接銜膽棲冰
孤城獨守者仰恃陛下威靈俯杖良牧惠化忽違天人之心以華
土資狄若儁檀才望應代臣豈敢言竊聞乃以臣等質馬三千匹
羊三萬口如所傳實者是爲棄人貴畜苟以馬供軍國直煩尚書

一符三千餘家戶輸一匹朝下夕辦何故以一方委此姦胡昔漢
武傾天下之資開建河西隔絕諸戎斷匈奴右臂所以終能屠大
宛王母寡今陛下方布政玉門流化西域奈何以五郡之地資之
獫狁忠誠華族棄之虐虜非但臣州里塗炭懼方爲聖朝盱食之
憂興乃遣西平人車普馳止王尚又遣使喻儁檀會儁檀已至姑
藏普以狀先告人儁檀懼脅遣王尚遂入姑臧尚旣至長安坐匿
呂氏宮人擅殺逃人薄禾等禁止南臺涼州別駕宗敞治中張穆
主簿邊憲胡威等上疏理尚曰臣州荒裔鄰帶寇讐居秦無垂拱
之安運否離傾覆之難自張氏頽基德風絕而莫扇呂數將終梟
鶚以之翻翔羣生嬰罔極之痛西夏有焚如之禍幸皇鑒降眷純
風遠被刺史王尚受任垂滅之州策成難全之際輕身率下躬儉
節用勞逸豐約與衆同之勸課農桑時無廢業然後振王威以掃

不庭迴天波以蕩氛穢則羣逆冰摧不俟朱陽之曜若秋霜隕籜豈待勁風之威何定遠之足高營平之獨美經始甫爾會朝算改授使希世之功不終於必成易失之機踐之而莫展當其時而明其事者誰不慨然既遠役遐方劬勞于外雖效未酬恩而在公無闕自至京師二旬于今出車之命莫逮萋斐之責惟深以取呂氏宮人裴氏及殺逃人薄禾等爲南臺所禁天鑒玄鏡暫免囹圄譏繩之文未離簡墨裴氏年垂知命首髮二毛嫠居本家不在尙室年邁姿陋何用送爲邊藩要捍衆力是寄禾等私逃罪應憲墨以殺止殺安邊之義也假若以不送裴氏爲罪者正闕奚官之一女子耳論勳則功重言瑕則過微而執憲吹毛求疵忘勞記過斯先哲所以泣血於當年微臣所以仰天而洒淚且尙之奉國歷事二朝能否效于既往優劣簡在聖心就有微過功足相補且弘罔極

施以彰覆載之恩臣等生自西州無翰飛之翼久沈僞政絕進趨之途及皇化旣沾投竿之心冥發遂策名委質位忝吏端主辱臣憂故重繭披欸惟陛下亮之興覽之大悅謂其黃門侍郅姚文祖曰卿知宗敞乎文祖曰與臣州里西方之英雋興曰有表理王尙文義甚佳當王尙研思耳文祖曰尙在南臺禁止不與賓客交通敞寓於楊桓非尙明矣興曰若爾桓爲措思乎文祖曰西方評敞甚重優於楊桓敞昔與呂超周旋陛下試可問之興因謂超曰宗敞文才何如可是誰輩超曰敞在西土時論甚美方敞魏之陳徐晉之潘陸卽以表示超曰涼州小地寧有此才乎超曰臣以敞餘文比之未足稱多琳琅出于崑嶺明珠生於海濱若必以地求人則文命大夏之棄夫姬昌東夷之擯士但當問其文彩何如不可以區宇格物興悅赦尙之罪以爲尙書

終

馬州中園印

